

李敖 編著

張學良研究

續集



蔣介石卑鄙！
蔣介石卑鄙！



1112
024
180

張學良研究續集



張學良研究續集

真相叢書①⑦

-
- 編著人 李 敖 臺北郵箱 26-735 號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
發行人 李 敖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代理發行
經 銷 小書書報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 7080001
臺北市安居街31號6樓 電話 7322564, 7332565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版 權 保有一切版權
臺灣境外
總負責人 劉會雲 Martha Liu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版 次 一九八八年七月五日初版
定 價 新臺幣 300 元
-

前言

李敖

蔣介石是現代中國最陰狠卑鄙的壞蛋，他一生中害了無數的同胞與同志，或殺或關、或辱或騙，……在這些史蹟與血跡中，有一件最凸出的例子，就是他對張學良的陰狠卑鄙。這種陰狠卑鄙，項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誣張學良，使張學良一直揹黑鍋；第二是關張學良，使張學良一直不自由。

在誣張學良方面，對日本，明明是蔣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卻把「不抵抗將軍」的大帽子，戴在張學良頭上；對共產黨，明明是蔣介石自己剿共無功、通敵有據，卻把丟掉大陸的大責任，硬要張學良擔負。蔣介石這樣以輿論與歷史醜化張學良，到臺灣後，更花樣翻新，

他把一九四〇年騙張學良寫的「西安事變反省錄」，交其太子蔣經國「公開發表」，蔣經國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國民黨五中全會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誣，張學良橫被污名，至今未已也。歷史上，一個人橫被誣名，不洗於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辭於八九十歲之後，張學良可考第一。

在關張學良方面，西安事變後，張學良爲了給蔣介石面子，主動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可是蔣介石反而把他判了有期徒刑十年，然後予以特赦，理由是國家需材，張學良「年富力強，久經行陣」，「未可遽令廢棄」，「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可是，事實上，如不特赦，張學良判十年，坐十年，早在一九四七年就該恢復自由了，又何至於一關五十二年到今天？好可怕的特赦啊！蔣介石不但拿定主意不放張學良，還一而再、再而三作弄張學良，給他有一天會被釋放的錯覺。最大的錯覺有六次：第一次是抗戰開始，全面對外時候；第二次是抗戰期中，騙他寫「西安事變反省錄」時候；第三次是抗戰勝利，舉國大赦時候；第四次是張學良十年期滿時候；第五次是播遷臺灣，高唱團結時候；第六次是西安事變十七年後蔣介石首次約張學良見面時候。這年是一九五四年，蔣介石還騙他，說：「漢卿，請再忍耐些時，國家會需要你的時候。」好個國家需要你忍耐！這一忍耐，又是三十多年，到了今天，蔣介石死矣，蔣經國也死矣，張學良也年登九十矣。張學良一直不自由，已經不自由到

習慣不知自由的程度。本來如宋美齡所說：「我們對不起漢卿。」可是五十多年下來，漢卿竟變得未免對不起自己了。——他有機會說他不自由，反倒寫公開信說他「一向自由」了，哀哉！

六月二十二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登美國「波士頓通訊」的社論，說：「在重新追究這些舊案時，首應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如果當事人對往事已心安理得，或不願舊事重提，則又何需他人去吹皺一池春水。」這全是無耻的話，也是不通的話。人間真相與不義，「他人」豈能因當事人的緘默就一同緘默了嗎？至少我李敖不是這種「他人」，我特此再來一本「張學良研究續集」，就是要吹皺一池春水！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張學良研究續集」目錄

前言

一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	一
二 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	七
三 瀋陽、錦州淪陷記略	七
四 憶長城抗戰及熱河淪陷前後	三五
五 張學良與蘇使秘密會晤	四四
六 一一〇師勞山就殲親歷記	四四
七 高福源在榆林橋被俘以後	五五
八 甘泉被困記	五七
九 東北軍騎兵師吳起鎮被殲目擊記	六九

目 錄

一	東北軍一〇九師直羅鎮被殲記	壹
二	從洛川會談到延安會談	九
三	爭取張學良聯合抗日的經過	一七
三	西安事變回憶	二五
四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做的幾件事	二七
五	西安事變親歷記	三五
六	西安事變前後的回憶	四五
七	我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歷	五三
八	西安事變回憶	五七
九	臨潼扣蔣	六五
一〇	蔣介石筆下的孫銘九	七三
一一	西安事變時在南京的馮玉祥	八〇
一二	戴季陶堅決主張討伐張、楊	八七

三	復興社在西安事變中分成和戰兩派	二五
四	西安事變時復興社河南分社的活動	二七
五	西安事變時CC派在中政校的活動	二五
六	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以後	二六
七	南京高等軍法會審審判張學良的經過	二九
八	張學良南京受審紀實	三〇
九	我與顧祝同接談的經過	三五
一〇	二二事件的前因後果	三九
一一	跋孫銘九給張學良和李敖的照片	四三
一二	「西安事變」、「六一事變」五十週年	三七

九一八事變當時的張學良

洪 鈞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我正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隨同張學良將軍在北平辦公，現將我當時所知關於張學良在事變當時的情況，追記於下。

先是，張學良自五月二十八日起，患重傷寒症，入協和醫院治療，直至九月上旬，病始痊癒，但因身體過於羸弱，仍在協和醫院休養。彼時日本圖謀東北的陰謀，已很爲顯露，其見之於積極行動的有增兵朝鮮，滿洲改置常駐師團，更換南滿鐵路公司正副總裁與朝鮮總督等等。同時，石友三在華北叛變和閻錫山突然由大連返晉，也都是與日本有勾結的。九月十二日，張學良曾接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電，大意謂：據駐日中國大使館電告，近日日本政府決

定對滿蒙的最後方針，認為中村震太郎的失蹤，係被中國虐殺，已密令駐屯南滿沿線日軍，相機為緊急有效的處置。張學良乃急令駐瀋陽的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答覆駐瀋陽的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說，關於中村事件，經過我方第四次的調查，已將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瑞璣扣押，即為負責處理，意謂中村事件如能協商解決，或不致發生嚴重事端。不料日本軍閥，竟不待交涉的解決，突於九月十八日的夜間，悍然發動進攻。

九月十八日夜間，張學良偕其夫人于鳳至和趙媿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宇宙鋒」京劇，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八月十六日，曾有一「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衅，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時許，接到榮臻十萬火急的電報，內容與其電話報告相同。及至秘書處將這個電報送至協和醫院，張學良正在召集戢翼翹、于學忠、萬福麟、鮑文樾等重要將領開會。張學良首先說明，「日人圖謀東北，由來已久，這次挑畔的舉動，來勢很大，可

能要興起大的戰爭。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只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這次日本軍隊尋衅，又在柳河溝製造炸壞路軌事件，誣稱係我方的軍隊所爲，我們避免衝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河溝路軌之理。總期這次的事件，勿使事態擴大，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當時各將領亦以張學良的主張爲然，連夜卽照榮臻所報告的內容電報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張學良又召集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汪榮寶、羅文幹、王蔭泰、王樹翰、劉哲、莫德惠等人舉行會議（張學良在瀋陽時設有東北外交委員會，以上顧維鈞等人，均係該委員會的委員），諮詢對於東北外交問題的意見。當時發言較多的，爲顧維鈞、湯爾和二人。顧維鈞主張，東北外交須先請由國聯迫使日本撤兵，再談其他問題，國聯絕不願日本的勢力坐大，有碍機會均等的原則；國聯如對東北問題無法解決，將來世界各國將如何對待國聯盟約、凱洛格非戰公約和華盛頓九國公約，因此無論如何，國聯絕不能坐視這些條約成爲廢紙。湯爾和說（湯系新由日本返回瀋陽，於九月十一日由瀋來平的），根據他在日本的觀察，日本

內閣現正抑制日本軍部勢力，不願使東北的事態擴大。湯又說，幣原外相曾經親自和他談過，日本如吞併滿蒙，實不啻吞了一顆炸彈，我們如用國聯的力量來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內閣便於對付軍部。

逾二日，張學良又邀請當時平津的所謂名流李石曾、胡適、吳達詮、周作民、朱啓鈴、潘復、張志潭、胡惟德、陳籙、曹汝霖、陸宗輿、王克敏、王揖唐、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汪榮寶、羅文幹、王蔭泰，以及東北高級官員王樹翰、劉哲、莫德惠、于學忠、萬福麟、王樹常、戢翼翹、鮑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東北問題。出席諸人也均以依靠國聯、聽命「中央」爲是。由於這二次的會議，張學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賴國聯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的會議後，即推章士釗、汪榮寶二人起草電報，向南京政府申述關於東北外交問題的意見。二十三日，張學良復派萬福麟、鮑文樾飛南京見蔣介石，蔣囑萬、鮑二人說：「你們回去告訴漢卿，現在他一切要聽我的決定，萬不可自作主張，千萬要忍辱負重，顧及全局。」萬、鮑二人回平將此意轉達後，張學良又召集戢翼翹、于學忠、王樹常、王樹翰等研商大計。于學忠曾經建議，「日本軍人現仍繼續侵占東北各地，橫行不已，我們雖避免全面的衝突，但也應集中幾個旅的兵力，犧牲他三團人，給敵人以打擊，以挫其侵略氣燄，並取諒於國人。」于學忠還建議，吉、黑兩省的軍事負責長官，都應各返防地掌握部隊。張學良當時

說，「這些主張都甚好，我現正命榮翁生（榮臻的字）新編一軍，可即令他擔任這項任務。」翌日晚，張學良單獨邀于學忠談話，推托說，「因為榮翁生已率領部隊撤下，你的意見已經趕不及照辦。我已數次勸告吉、黑兩省的軍事負責長官返回原防，看他們的舉動，均有不願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說。」

在這個時候，平市各界人民、東北籍旅平學生以及東北軍的中下級官兵，都要求與敵人作戰，羣情激昂。張學良接見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國會的代表們說，「我姓張的如有賣國的事情，請你們將我打死，我都無怨。大家愛國，要從整個做去，總要使之平均發展。欲抵抗日本，必須中國統一；如果中國在統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說，此事不會發生。我如有賣國的行爲，你們就是將我的頭顱割下，也是願意的。」他又招見東北籍旅平學生會的代表們說，「我的聽從中央，忍辱負重，不求見諒于人，只求無愧於心。我敢斷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賣國；第二，不貪生，不怕死。我現以二事與同學們約：（一）請你們盡力研究中日間的條約關係和妥善解決途徑，有何意見，可隨時函告；（二）有願投筆從戎的，請先行報名，以便將來我和你們一同抗日。」他又向主張立即與敵人作戰的中下級官佐們分別講話說，「我愛中國，我更愛東北，因為我的祖宗廬墓均在東北，如由余手失去東北，余心永遠不安。但余實不願以他人的生命財產，作余個人的犧牲，且不願以多年相隨、屢共患難的部屬的生

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頭銜。日本這次來犯，其勢甚大，我們必須以全國之力赴之，始能與之周旋。如我不服從中央命令，只逞一時之憤，因東北問題而禍及全國，余之罪過，當更爲嚴重。諸君愛國的熱忱，可暫蓄以待時，將來必有大可發揮的一日。」在這時，張學良對於東北的問題，國難家仇，痛苦極深，戰爭？和平？矛盾叢生，而在軍事上的布置，外須執行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內又無東北軍作戰的整個計畫和充分的準備，只有把一切的幻想寄托於國際聯盟。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對事變的措置情況。

日軍進攻北大營親歷記

趙鎮藩

九一八事變時，我正任東北軍第七旅的參謀長，事變的當天晚上旅長王以哲不在軍中，我正在北大營旅部住宿，親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襲擊，率第七旅退出北大營，現將當時情況追憶如下：

事變前的敵我形勢

日寇圖謀東北，由來已久。由於清政府昏庸腐敗，允許日本在南滿駐軍，日軍早已控制了遼、吉兩省的重要城鎮和主要交通幹線。迨至九一八事變前，日寇在東北的侵略勢力已根

深蒂固。當時日本駐在遼、吉的軍隊實力和分布情況如下：一爲鐵路守備隊，司令部設在公主嶺，下轄四個大隊，分駐公主嶺、瀋陽、大石橋和連山關，是永久駐屯性質，由國內各正規師團抽調兵力編成。一爲駐屯師團，師團司令部駐遼陽，下轄兩個步兵旅團和一個騎兵聯隊、一個炮兵聯隊。一個旅團司令部駐柳樹屯，所屬兩個聯隊，分駐柳樹屯、旅順；另一個旅團司令部駐鐵嶺，所屬兩個聯隊，分駐遼陽、公主嶺；騎兵聯隊駐公主嶺，炮兵聯隊駐海城。這一部分駐在東北的常備師團，每兩年與國內師團輪換一次。此外還在旅順設有要塞司令部，轄旅順重炮兵大隊，以及屬於關東軍的憲兵隊和特務機關等。所有以上部隊統歸關東軍司令部指揮。關東軍司令部原設在旅順，九一八事變前移到瀋陽。在日軍的編制上，關東軍司令部的職權很大，司令官直隸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權，遇有非常事件並可當機立斷，也就是說，只要日本軍閥認爲條件成熟，隨時就可以製造借口，發動侵略戰爭。

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閥爲了力謀實現其大陸政策，即多方製造借口，向我尋衅。是年八月，日本侵略者繼萬寶山事件之後，又借口中村事件，積極準備軍事，企圖發動進攻。八月下旬，日本鐵路守備隊即秘密向蘇家屯、瀋陽一帶集中，同時駐在朝鮮境內的十九、二十師團全部開抵圖們江沿岸，並舉行水陸聯合演習，侵占我國龍多島和圖們江領水；南滿鐵路沿線日軍亦同時舉行演習二周，武裝示威。九月初，新任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滿路沿線巡